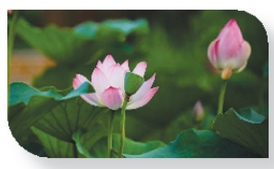


缅怀陈省身先生

莫毅明

我1975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得知陈省身先生多年前曾在芝大数学系,可惜他那时早已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园任教。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1979年,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斯坦福大学与加大伯克利校园的图书馆之间有校车接送服务,适逢伯克利数学系为庆祝陈先生荣休举办一个盛大的微分几何会议,我有幸能去听大师们献给陈先生的精彩学术演讲,也让我能一睹陈先生的风采。

在斯坦福大学,我在萧荫堂先生指导下作了多复变函数论的论文,以后就跟萧先生开展复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陈省身先生是微分几何学的泰斗,我从陈先生的著作里学懂了关于复几何的陈氏类(Chern Classes)并对此特别感兴趣,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写了一篇关于陈氏类在埃尔米特局部对称空间上的应用(在数学年鉴发表),得出度量刚性定理。陈氏类有着非常漂亮的几何内涵,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研究题材,在巴黎大学期间还指导了博士学生撰写关于模空间上的陈氏不等式的毕业论文。

1994年,我离开巴黎大学(奥赛)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当讲座教授。回港没多久,就收到陈省身先生的来鸿。陈先生知道我到香港大学履新,特别写信鼓励我,字里行间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陈先生的来鸿无疑对我是一个惊喜。我与陈先生通了电话,及后数度访问了南开大学,又在香港与陈先生会面,幸运有机会与陈先生畅谈,获益良多。

我任教香港大学不久,数学系的同事让我看了陈先生提到我的一段文字。后来我知道这段文字取自陈先生1990年在台湾成功大学的一次演讲,收录在《陈省身文选》中。陈先生说起了华人数学家在多复变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的贡献,提到我任教于巴黎,正在几何大师庞加拉的根据地展示我的学问。1989年,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巴黎大学(奥赛)任教,在美国数学圈子的朋友们都有点诧异,而我当时的想法,多多少少有在欧洲数学中心巴黎一展所长的用意。陈先生是熟识欧洲并载誉全球的数学界的领袖;他对晚辈祝福与鼓励的话语,我铭感于心。

我回香港大学初期就数度访问南开大学,其间于2000年秋天有幸参加了陈先生主持的缅怀著名华人数学家周炜良与陈国才的数学会议。周炜良是陈先生在德国汉堡留学期间就相识的著名代数几何专家,而陈国才是陈先生的门生。由于专业方面的缘故,我对周炜良的工作并不陌生。相反,虽然陈国才曾在香港大学任教多年,我还是透过陈先生的会议才认识到陈国才在代数拓扑领域非常具前瞻性的卓越贡献。陈先生非常关心华人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发展,也精辟地提出了中国需要从数学大国过渡到数学强国的论断。在力求与国际上数学研究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步的同时,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许多研究课题的源头。周炜良与陈国才在代数几何与代数拓扑的贡献是崭新的,也对今天热门的数学研究课题有着现实意义。陈省身先生从国际数学发展的高度缅怀了两位杰出的华人数学家的生平与贡献,无疑对于华人数学界有着示范作用。作为会议的参与者,我深深体会到陈先生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意义。

在南开访问期间,我有幸与陈省身先生闲谈,也曾到访宁园。陈先生跟我说过南开数学研究所发展的目标,特别提到了微分几何与数学物理的相结合。今天看来,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人才辈出,并已成为栽培国家一线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在数学与数学物理多个领域上作出了许多在国际上令人瞩目的杰出贡献。

2000年春天,陈省身先生难得应香港大学校方邀请,在学校作了关于黎曼—芬斯勒几何(Riemann-Finsler Geometry)历史沿革的精彩演讲。陈先生的女婿朱经武先生2001年起从美国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校长。其后陈省身先生访问了香港科大,而且香港科大于2002年开设了陈省身讲座。有一次到香港科大听演讲后,我与陈先生相约谈谈数学。当时他住在女婿朱经武校长家里,一天早上我就在那里跟陈先生闲聊,主要谈了数学研究与数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陈先生谈话很随和,往往轻描淡写的言谈里说了独到的见解,并且非常热心于近来数学研究的发展,在讨论过程中还提起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一些关于外微分系统的手稿。

敬爱的陈省身先生离开我们快十七年了。作为学术领袖与数学泰斗,陈省身先生的学问与精神将会长存。陈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我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并且身体力行地在南开大学创建了南开数学研究所(2004年陈省身先生去世后,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同时憧憬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从数学大国过渡到数学强国。我想,在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尽自己所能,在解决这个"陈省身猜想"上不断地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将会是对陈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明德教授、香港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暨数学研究所所长。)

廿一世紀數學大國 南开大学 合办
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天津日报

光影中的红色印记(九)

《洪湖赤卫队》:星火燎原唱大风

曹积三

周末文丛

著名导演谢添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是一新二奇的彩头和震撼。所以,他甘冒风险,宁做首个吃蟹人,执意要把《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此作新在哪儿?它原本是湖北省歌剧团梅少山、张敬安创作的一台歌剧,用电影的形式、电影的语言、电影的手法,将其从舞台搬到银灯下,在当时可谓破天荒,还不新吗?其内容,不可不谓奇。作品展示的是1930年前后,在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红色政权依然巍然屹立,可见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断之英明。此外,剧中主角韩英,堂堂的大英雄,巾帼不让须眉,她聪颖灵秀、骁勇善战,在对敌斗争中屡建奇功,更使洪湖赤卫队具有传奇色彩,怎能不激起他的创作激情!

话要从1959年10月说起。歌剧《洪湖赤卫队》赴京演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莅临观看。惊心动魄的剧情,再现当年的狂飙硝烟,生死鏖战。荆音楚韵荡气回肠,脉脉的家园情怀令观者泪目。看罢,董必武慨言:"仿佛当年作斗争,韩英刘闯造型真。一篇史诗流传出,音乐悠扬更动人。"陈毅元帅喜不自胜道:"我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的歌剧。"贺龙元帅建议将这部歌剧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谢添得悉这一消息便主动请缨与陈方千、徐枫联袂执导。最后,有关方面决定,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影制片厂共同拍摄这部影片。

但是,由谁来饰演主角韩英?北影厂有位领导,担心在歌剧中担纲主角韩英的演员王玉珍,在水银灯下,面部形象未必可人,便提出歌仍由她来演唱,在幕下配音,出镜则由另一位电影明星取而代之。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认为此意向并非高妙。他苦口婆心地说,王玉珍形象朴实亲切,颇具乡土之风,很符合剧中人物气质,而且她在舞台上唱得好,演得也好,已经很有观众缘,不该换人。谢添赞同总理的说法。当他来到荆楚大地,见到王玉珍,得知她生活根底了得,曾长期在沔阳、洪湖根据地采风,革命前辈的斗争生活熟稔于心;楚文化和鄂地民歌滋养了她,令其美妙歌喉充盈乡情,更觉她是不二人选。

拍摄期间,恰逢我国经济遭遇困难之际,摄制组人员每人每天不过七两米的饭食,哪有什么油水,营养可想而知的差。饰演男主角刘闯的夏奎斌脸颊瘪成两个坑,拍戏时为让人物形象丰满,只好在口腔里填充棉花。谢添更体味到王玉珍对艺术的痴情与忘我。拍马戏时,浑身浮肿的她,眼前直冒金花,但仍坚持四五个小时的拍摄,圆满完成镜头。在谢添调教下,她实现了由舞台向摄影机前的华丽转身,将乡党委书记韩英在强敌面前的信仰、胆略、骁勇刻画得相当出彩,多场重头戏演绎得催人泪下。其歌声《洪湖水浪打浪》《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月儿高高挂在天上》等,有的似天籁,有的如泉鸣,有的像鼙鼓,撞击着观众的心庭。她的演唱受到周总理的称赞。影片上映后,其插曲唱遍大江南北,成为经济困难时期激励人们奋步前行的精神慰藉。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影片《洪湖赤卫队》荣膺最佳音乐奖。

片中谢添客串的张副官一角,曲尽其妙,粗犷中有精细,细腻中善于点睛,将这位传奇人物之使命感、胆略、机智,都展示得鲜明灵动,叫人眷眷不忘,堪称他的经典艺术形象。

谢添走的是步险棋。当初接手这部戏时,朋友们就为其暗暗捏着一把汗。因为,要把歌剧的程式转换为电影化,需要脱胎换骨般的嬗变,难题多多,不易为之。然而,他愣是把它弄得滚瓜溜圆儿,活色生香,人看人爱。为拍这部戏,谢添鲂鱼赪尾,身上瘦掉了几斤的肉。谢添把歌剧《洪湖赤卫队》从狭窄的舞台上解放出来,走向广阔的银幕天地,开中国电影红色经典时代歌剧改编电影之先河。

《家族之苦3》:探究生活本真

电影频道 佳片有约

刘燕凌

有一位导演说,如果有一种电影题材是不管经历多久,魅力也丝毫不减,甚至还会随着岁月增长的话,那一定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故事。说这话的正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本周推介的佳片即2018年上映的山田洋次喜剧电影系列《家族之苦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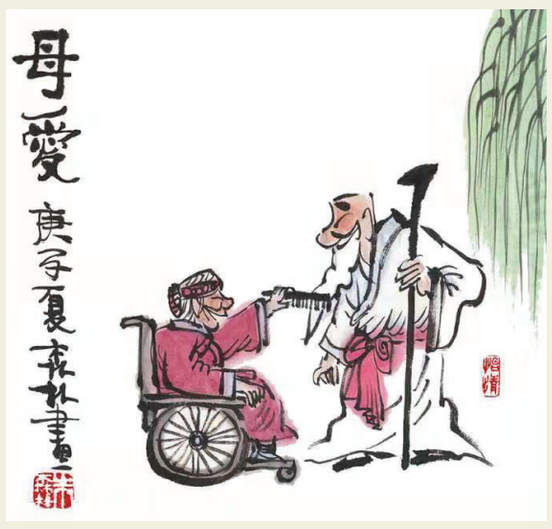
《家族之苦》系列电影,聚焦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家庭,围绕着四对夫妻的生活展开。虽然是群像戏,但山田洋次把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都刻画得非常鲜明。

第一部里,一向逆来顺受的老太太富子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向老爷子要的生日礼物,竟然是一纸离婚协议,由此影片展开了关于老年人婚姻生活的讨论。第二部更有意思了,全家人正为老爷子的安全着想,考虑如何让他放弃开车时,老爷子的高中同学去世,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进而牵扯出了关于"无缘社会"的话题。到了《家族之苦3》,与其说是家族之苦,不如说是家族之幸。这个幸运来自这一大家子中,最不起眼的大儿媳妇史枝。这一次她上演了一出受气媳妇出走记,着实把平田家忙得鸡飞狗跳。

山田洋次曾表示,其实《家族之苦》系列片名中的"苦"字,就是想表达维系一个家庭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它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付出努力。正像山田导演连续三年把这一大群演员聚在一起拍这样一部朴实的家庭电影,也许并不是当下观众最想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但它却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演员们每一年协调出各自档期来拍摄,也是对这个家庭、这个剧组有着深深的眷恋。

山田导演曾感慨,三世同堂的画面已经很难出现了。所以他在《家族之苦》系列里,不断讲述三代人努力维系一个家庭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百个家庭有一百种形式,但其中的爱是共通的。就让我们走近这家人,体会一下他们的苦中作乐吧。

9月11日21:53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家族之苦3》,9月12日15:0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母爱(漫画) 朱森林

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姻缘往事

金同悌

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影演员孙道临,是一对天作之合的恩爱夫妻。说起来,这两人的姻缘,曾经历一番艰难周折。坊间虽有传闻,但不甚明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岑范一行,来天津考察港口建设事宜。因我正参与一航局相关史料的编纂工作,有幸陪同客人们去了天津港和青岛、大连、秦皇岛等下属企业,行程有一个多月。

岑范曾执导《曹雪芹》《祥林嫂》《阿Q正传》等影视剧,先前又是越剧版电影《红楼梦》的导演,对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婚事最了解不过。岑导爽朗健谈,一路上,就把"传闻"的实际情形跟我说了。

1958年春,著名作家黄宗江来上海出差,在作协招待所里,郑重其事地为王文娟和老同学孙道临做媒。正如所料,这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谈婚论嫁了。

人生大事难免有些周折。他们公开恋爱关系,准备成婚时,双方单位政审。其中,孙道临的一段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领导找王文娟谈话,说孙道临在七七事变后曾被日本人抓捕过你知道吗?王文娟说我们交往不久,他就告诉我了。而且,此事早就跟组织汇报过的。孙道临处世低调比较内向,却是个宁折不弯的人,被囚时种种折磨之下,并没有背信弃义。王文娟的表态,领导很不满意,说你是新党员,政治上要站稳立场啊!不仅如此,多位领导又轮番找她,语气愈发严重:如果你坚持结婚的话,是要考虑退党问题的。

王文娟蒙了。在那种禁忌较多的时期,"退党"意味着什么,其后果还需要多说吗?

年轻单纯的王文娟,说话一向耿直,"大鸣大放"期间,险些被定为右派。她惶恐害怕过,却从没有像眼下这样,一道鸿沟横在跟前,绕不开,又跨不过。她每天在阴影之中心事重重,孙道临自然就明白了。每天晚上,王文娟辗转难眠,甚至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困苦。

王文娟和孙道临的悲催纠结,好友们都看在眼里。张瑞芳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把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后来,王文娟随剧团出访朝鲜回到北京时,邓大姐专门打电话邀她去中南海西花厅,问了她和孙道临的事。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环境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政治过失。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邓大姐又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此情此语,使王文娟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1962年夏,由王文娟扮演林黛玉的越剧版电影《红楼梦》拍摄过半,她和孙道临的婚事也已准备妥当。彼时,孙道临41岁,王文娟36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就想趁兴办了得了。岑范说,从工作考量,就忍不住和王文娟商议,希望拍好"黛玉焚稿"这场重头戏再办喜事。想想,黛玉得知宝玉和宝钗订婚的消息后,痛不欲生,陷入彻底的绝望中。她让身边的紫鹃帮着,将所有的诗稿烧成灰烬,一了百了。王文娟深知,黛玉一生以诗为侣,她的诗是她生命和爱情的血脉。"焚稿"的情节,表现出黛玉的惨痛绝境。如自己此时结婚,难免会影响到黛玉绝望的感情的演绎。王文娟一口答应岑范的要求,把"黛玉焚稿"演绎得情真意切,淋漓尽致。岑范非常满意,还有些零碎镜头,是王文娟婚后补上的。

王文娟和孙道临相濡以沫,做了近半个世纪的恩爱夫妻。多年的艺术生涯,除了越剧版《红楼梦》,王文娟还先后还扮演过《春香传》《追鱼》《则天皇帝》《孟丽君》等剧主角;孙道临主演过《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雷雨》《李四光》《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影片,诸多艺术形象人们至今不能忘怀。

2007年12月28日,孙道临在上海因病谢世。今年8月6日,王文娟与世长辞,享年95岁。他们有一个1964年出生的宝贝女儿孙庆原,现定居德国。据报载,孙庆原时常忆及童年生活的"孤独"。因父母亲常去外地拍片或演出,太多的时光,她都是与外婆一起度过的。

至此,容再叨扰几句:我的尊师挚友岑范先生,于2008年1月23日不幸病逝,享年82岁。上世纪80年代,他执导的《阿Q正传》获瑞士国际喜剧电影艺术节"金拐杖"奖。本想去上海拜望,可惜没有成行。

满庭芳 第四九一九期

53 共同努力 解决问题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南开大学出版社

当时的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莱赫托在《数学无国界——国际数学联盟的历史》(王善平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85页)一书中这样记载:

莫泽和我强调,如果关于中国会籍的条款成为公开表决的结果,而中国台湾代表又站在反对的一方,这将是多么的不幸。我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为联盟全体会员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中国台湾代表走近莫泽和我,并告诉我们他们决定接受联盟的名称方式。于是走完了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

IMU的代表权问题得到解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要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只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是,有些地方,政治力量又代替不了个人的作用。陈省身回忆说,我和莫泽谈过很多次关于"一个中国"的概念。我要花大量工夫向他表明,坚持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的必要性。莫泽最后懂得了我的意思。就在大会开始前不久,我们还在伯克利谈了一上午。

代表权问题解决之后,大家都很高兴。

陈省身回忆说:"那时候,大家住在一起,都是朋友嘛。完了之后呢,到我家吃了顿饭,大家都很融洽。"陈省身和海峡两岸数学家都有很好的关系,使得在情感上彼此容易沟通。台湾地区数学家最终接受了建议多少有这种情感在内。试想,如果彼此有敌意,坐不到一起,会有如此良好的结局吗?参与其事的两岸数学家有吴文俊、杨乐、程民德、谷超豪,以及台湾方面的赖汉卿、刘丰哲、李国伟等。

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数学家彼此尊重,相互学习,为中华民族的数学振兴共同努力,在国内外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这是由陈省身的演讲引出的一个"数学特别基金"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离21世纪只有十来年的时间了。美国、英国、法国等数学界纷纷展望未来世纪的数学发展。陈省身注意到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活动。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拨专款资助,计划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召开"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北京大学的程民德院士任程序委员会主席。一批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年轻数学家也积极参与。南开大学的胡国定教授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也是会议资金的筹集者。更由于他的特殊贡献,可以邀请领导人到会讲话。这预示着国家对发展中国数学将有更大的支持。这次学术讨论会引起全国数学界的高度重视。

85 失而复得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无奈之下,大哥从北京趸来一批《北京公社》小册子,二分钱一份,四个小妹妹跑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场一带沿街叫卖:"叔叔阿姨,买一份吧,我妈妈住院了!"叫卖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然后买点粮食,勉强糊口而已。那段时间,真是家徒四壁,日无余粮啊!万幸的是,保姆邢希珍大娘,始终对王莘一家怀有感恩之心,在他们遇到危难时不离不弃,在长达一年时间没有工钱的情况下,每日为孩子和病人做饭、送饭,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为何家徒四壁?家里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抄走了。最令王莘心疼的,是他半生所积累的资料、日记、曲谱,都被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唯一留下的,是一本《团结反帝大合唱》总谱,是王惠芬从火堆中抢出来的:"你们看,这里面都是反帝歌曲,非洲号角,越南抗美斗争,这些怎么算大毒草?"谁也没想到,在无意间抢下的这个总谱里,竟然藏着一件宝贝!原来,王莘一直以为,他的《歌唱祖国》手稿在抄家时被一把大火烧掉了。2007年王莘逝世后,王斌在主编《王莘歌曲全集》时,偶然发现在幸存的《团结反帝大合唱》总谱中,夹着一张折叠的五线谱,打开一看,不禁大喜过望:竟是1950年王莘用冼星海赠送的自动铅笔和蘸水笔书写的《歌唱祖国》的手稿!五线谱纸上,几滴滴落的墨水痕迹,还依稀可见。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质条件有限,五线谱是手绘的,整个曲谱是用英语标注的,表情符号(有力地、进行曲速度)则是用意大利文标注的。不仅可看出谱式书写的标准化,亦可看出王莘对外语的娴熟掌握。这件珍贵的具有文献价值的手稿,由王斌代表家属赠予了家乡荡口的王莘纪念馆,让爱国主义精神世代相传。

王莘"失踪"一年多之后,解放军支左干部翟迎春来到王莘家,态度温和了许多:"你们知道王莘在哪儿吗?我们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搞'三结合'了,想请他出来工作!"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家人一直谎称王莘失踪了,一直在找天津音乐学院"要人",现在怎能自打嘴巴呢?于是,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听说他在郊县,具体在哪儿不清楚,我们再想办法联系他吧吧……""你们尽快找到他吧,经过我们调查,没发现他有什么大的问题。所谓'假党员',属于不实之词。我们准备给他落实政策,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事不宜迟,王惠芬马上吩咐王斌:"明天你就坐火车去宁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先高兴高兴!在乡下藏了这么久,不知憋成啥样儿了!"

63 佛龛碎了

盐民游击队(下部)

崔椿蕃 遗著

严志诚感到,还有许多群众工作需要抓紧来做,特别是大娟妈一家,田儿跟着张伯符跑,这次在三官庙又中了签,他们家里的情况怎样了呢?他一时放心不下。就在严志诚等人在济公祠开会时,大娟家里也正闹心着,一家人因为田儿中签而发愁,奶奶躺在炕上抹眼泪,大娟妈对着柜上的"老母"龛发呆,大娟坐在门槛上望着奶奶和妈妈,她的两眼都哭肿了,田儿在家里呆不住,出去、进来地跑着,直到天黑,一家人水米没沾牙。

"怎么没点灯啊?"随着话音,苗万贯进来了,他让过大娟,站在了大娟妈面前:"周家嫂子,这回犯愁了吧?"屋里虽然没点灯,但凭着窗外射进来的月光,也可以看清苗万贯阴阳怪气的面容,大娟妈咳了一声:"苗先生,有话你就直说吧!"苗万贯说:"我还是那句话,是亲三分向啊!这不,镇长关照让我来家看看你们,有啥为难的事说出来。"大娟妈看着苗万贯:"有啥为难事儿还用问吗?田儿是个孩子,让他去当兵,这不伤天害理吗!"苗万贯的语气里表示同情:"嘿!才十几岁的孩子,就算是壮丁,真难讲出个理来。"接着他把话头一转,"可是镇长也没法子,人家说了,凡是30岁以下能干活儿,都得算是壮丁……"

大娟妈想,这李大麻子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这不跟牲口套一样,一步比一步紧吗,还有穷人的活路吗?这时,听得奶奶在问:"你说李大麻子照顾我们?这简直是瞎说!"苗万贯指着柜上的佛龛说:"当着'老母奶奶'的面,我敢起誓,李镇长对你们还真是关心。"大娟妈猛地站起来,这是自己一贯信奉的"老母"啊!说她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可从自家一连串遭遇来看,这"老母"的慈悲哪儿去了?天地报应又如何呢?自己对"老母"一片诚心,不是也化为泡影了吗?今天,就是在自己家里,当着自己的面,这条镇长的走狗苗万贯,竟然也指着自己一贯信奉的"老母",为李大麻子卖人情,这简直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

大娟妈用充满愤怒的眼神看着苗万贯说:"你也敢对'老母'起誓?"苗万贯急忙后退两步,脚后跟踢到了垫柜子的砖头,柜面向前就地倾斜,上面的佛龛和神像随之掉落地上摔碎了。大娟妈在佛龛和神像掉下的瞬间,伸手把佛龛前的香碗接住,看见自己供奉多年的"老母"摔碎在地上,愤怒之极,两手把香碗用力一举,嘴里大声喊道:"滚,你给我滚!""咔嚓"一声,这香碗碎在了苗万贯脚前。

苗万贯看着大娟妈这异乎寻常的举动,吃惊地退到门口。大娟跑进来两手往苗万贯胸前一推:"滚!"将苗万贯推出门外,"哐当"一声把门插上。屋里的大娟妈仍在喊着:"滚!滚!你给我滚!"苗万贯在街筒里狼狈地边走边回头:"怎么把'老母奶奶'给摔了,这怎么办、怎么办……"